

REVUE TRIMENSUELLE DE L'ECOLE A. COMTE DE PEKIN

北京孔德學校旬刊

通信處 北京東安門北河沿北京孔德學校旬刊社

本期每份售銅子四枚

1925. 10.

第十三期

星期日

斷篇

犀海

Walter Pater 在他底試論集“文藝復興”中的一篇論文“Sandro Botticelli”裏面，列舉過 Michelangelo, Leonardo 這種偉大的畫家之後，在結尾處寫了下面的一段。

“但是在這些偉大的人們之外，有許多具有特異能力的藝術家，給我們一種別處得不着的特殊的喜悅。這些藝術家在一般文化上也占有他們應有的地位，是強烈地感着他們底魔力的人們所應當代為介紹的。正因他們底周圍沒有壓人的盛名和權威，倒常常成為特別的關心和極有同情的考察底對象。”

小型藝術家底魔力就在他們底細雅的人間味上。他們那種纖細的同情和親切的戲智，對於能夠感得其中的美的人們有一種如同麻醉劑一般的效果。無論那一種感情底微波以及人世底些須的曲折，他們都決不肯在無意中輕輕放過。他們對於一切教義信條底嚴酷的對立總想去緩和，用一種令人可親的中間色或是陰影來填補其間的溝隙。他們常常是既不是 Jehovah 底仇敵也不是他底寵民的人們底伴侶。他們既

不教導我們，也不授與一些什麼給我們。但是他們底存在能夥潤我們的眼，撥我們底心。Pater 和 Botticelli 都分明是屬於這種完全的小型藝術家的。

我們說起耽美派的藝術家時，往往以 Walter Pater 和 Oscar Wilde 相提並論。從主張“生活之美化”一點上說，二人之間自然是有一脈之相通。但是小心翼翼，今日一山明日一水的從日常細微的經驗上使生活深化美化的 Pater 和那像飛蛾撲火一般的向着藝術美底目標蕩進的 Wilde 在性格底基調上幾乎是迥然相異。若是借 Nietzsche 底分類法來形容，就說一個是

本期目錄

斷篇

兒童作品六篇

Dessin (附照片二幅)

醉後

羊跑了

雨中幻想

別外祖母

離鄉的一天早晨

我的學校生活談

綠野

秋月

犀海

子雲

龍家惠

李錦琪

齊倫

潘家鳳

孫寧世

陶世增

堯松

王鶴芬

Apoollonian type, 一個是 Dionysian type 似乎亦無不可。就他們底態度上說，也許可以說，一個是觀照，一個是陶醉。讀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Salome 這樣的作品，我們可以得着感情底燃燒，心魂底顫動；但是在 Marius the Epicurean 裏面只有一幅極優美典雅的生活思想展開圖印在我們底心中而已。

Marius 在全生涯中所常常願意保有的是在輝明光線之中的新鮮彩色。明暗或是色彩對於我們是最直接最一般的感覺，色彩底好惡選擇往往可以表示人們思想感情底究極的傾向。Pater 為裝飾居室所選的顏色，既不是使人聯想稀微的極光底反照的浪漫主義者底蒼白，又不是南歐詩人常因保持情感底高昂狀態起見用來點綴書齋的深紅。並且和那世紀末的作家底內部或周圍所常有的倦怠的黃色或是灰色也不相同。Pater 所取的是一種青色——極其透徹，無絲毫曇翳的智力底顏色。他常為他底過於纖銳的官能所誘惑，但是官能底雜色依然不能將純粹智力底青色蓋住。他也常常過耽於深邃的冥想，如同中世紀僧院中的僧侶一般迷步在朦朧惆恍的抽象的雲霧之中；但是浮雲一過，現出來的依然是鮮明的琉璃淨色。由形而上學而藝術，由藝術而宗教，他底心魂繼續着那不眠不休的巡禮，然而 Pater 底生活原理始終是依存於智力。這種智力不管他全生涯底湛深的——從別方面說，也是複雜的——經驗中從不淪越的守護神。

“希臘雕像底美是沒有性別的美。諸神底雕像中毫無性底痕跡。這是道德上的無性，一種無能，雖是沒有何等效力却是具有其固有的神聖的美和意義的全體。”

我們一方面將 Pater 論希臘雕刻時所說的上面這幾句話放在心中，一方面關顧到他底藝術和生涯之時，當不禁莞爾微笑。

西院的小貓 孫萬寧

我家有一隻小貓，是黃白的顏色。我們西院有一隻大黃貓，前幾天生了三隻小貓。我天天去看他們，大貓給小貓吃奶，三個小貓爭着吃，誰也不讓誰，好玩極了。

我將來一定和西鄰買一隻，給我的小貓做伴，免得我的小貓自己玩，自己睡，不快活。

小弟弟 梁述祖

我有一個小弟弟，今年四歲。有一天他在後園裡玩耍。他採下一朵喇叭花，當做喇叭吹，嘴裡一面說道：

“的得！的得！”一會兒花被他吹破，他便啼哭起來了。

小妹妹 金孔嫻

我在房裏溫習功課，小妹妹就在我的牀上躺着搗亂。我說他，老不聽，只好告訴母親。

母親來了，說他一頓，叫他睡覺。母親走了，他果然睡了；可是他睡是睡，嘴裡還不住說：“姊姊，我睡了。”

我說：“你睡覺了，怎麼還會說話呢？你一定沒有睡着。”

他說：“我已經睡着了，我睡得直打呼，不信你聽，是呼呼的不是？”

我聽他說，又好笑，又好氣，笑的來肚子疼，氣的來腦筋跳。

星兒搬場 陳廷祿

乘涼的時候，姊姊叫我說：“你看天上的星兒搬場”。我聽見姊姊說，仰頭一看，看見星兒們很老實的住在天空裡，我和姊姊說：“那裡有星兒搬

場？”姊姊說：“我說了你看，已經沒有了。”我說：“天上的星會走嗎？”姊姊說：“天上的星不會走可是會飛，飛的快着呢。”

孔雀張翅膀 王瑞騏

有一天，我和父親同到公園裡遊玩。我走到一處，看見有一個孔雀，他的翅膀很大。後來他用翅膀一張，他張開的時候，就如一片彩雲裡面有許多蝴蝶在那兒飛舞似的。我正看得出神的時候，他忽然叫了一聲，把我嚇了一跳。

我聽見別人說：孔雀張翅，誰見着誰就好運氣。我想，我那天背書背得通，大約是得力於孔雀張翅膀吧！

暗地的亮光 孫德淑

太陽落下去了，我和我妹妹在院子裡乘涼，就見黑暗的地方，發出點點亮光來。

我對妹妹說道：“咳！你看那黑暗中是什麼？”

妹妹一看說：“我們快回屋吧，那不知是什麼東西。”便跑到屋中對母親說：“你快到外面去看吧，黑暗中發亮光了。”

我母親說：“那是螢火蟲。”

我說：“那蟲會咬人嗎？”

母親說：“不會的。”

我和妹妹又跑到院子裡黑暗的地方，捉了好幾個螢火蟲，放在玻璃瓶裡，就到屋子裡去了。我們搖着瓶子，亮閃閃好像手電燈。呵！這真是有趣的玩意兒。

“Desain”

子雲

凡是初學圖畫者，以及不慣拘束的小孩子，對於單用一支鉛筆或炭條畫成的素畫 Dessin ——我國舊稱白描——總不起充分的感情。這種道理也很顯然，因為素畫祇是一種黑的顏色，畫來確難感到興趣；而且在一種顏色中，對於對象各個形體色彩的比較，初學者不容易得到滿意的結果，小孩子更是一味憑着感情衝動的嗜好，喜歡用了紅紅綠綠的顏色去亂塗。這在初步為引起趣味起見，固然是很好的途徑，但就進一步說，圖畫完全是一種表現形體的製作，要能在一種平面的紙或布上，描寫出自己所看到想到的東西，才算達到了圖畫的目的。有些人思想很是豐富，藝術的趣味也好，祇可惜表現的技能，不能得心應手，結果，祇有藏在肚子裏作自己默賞的材料，永遠也不會畫到畫幅上去。



Michelangelo 的素畫“人體習作”

想解決這種困難，祇有致力於素畫，

正因為素畫單是一種顏色，畫者精神才能夠專注，舉凡對象的形體，光暗，顏色，調子等，都容易顧到；同時對於畫面的結構——即構圖——物象的截取，也可十分理解。更扼要的，就是線條的練習，因為畫圖中做美的條件者，除了光與色之外，線條——在彩色畫中稱為筆觸——也是重要的一部。有了輪廓，線條，光暗，調子和全幅的結構配置，才能稱為完全的一幅圖畫，但是這些技巧的基礎練習，都要于素畫中求之。有了素畫這步修養的工夫以後，圖畫的基礎，才能漸漸穩固，表現的手腕，才得運用自由。



Rembrandt的素畫“兩個乞食者”

歐洲各國畫家，多半都是有了素畫這一步深刻的工夫，像人人都知道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期的畫家 Michelangelo(1475—1564)荷蘭的第一畫家 Rembrandt(1606—1669)，德意志的首創畫家 Duerer(1471—1528)，西班牙畫界先的驅者 Goya(1746—1828)，以及大家所崇拜的近代法

國自然派畫家 Millet(1814—1875) Corot(1796—1875)等。他們多有素畫專集。就是法國最近的後期印象派畫家 Cézanne(1839—1906) Matisse(?)起先也都以素畫著名。以上諸人，他們雖然時代不同，旨趣不同，表現的手腕和方法不同；但是他們同的是都經過了素畫一步的練習。慢慢的才能發掘到藝術的深處，因為他們有了這樣的步驟，所以才得到圓滿的收穫。

(未完)

醉後

龍家惠

斌姊：我要給你寫封信，這封信大概你有點討厭吧？因為我醉了，我說的話一定不會使那清醒的人們看得懂的；但是，你能原諒我麼？我現在快樂極了，差不多忘却了一切，連我自己都忘了。從學校出來，低着頭匆匆的走向家來，哦！我忘記了，今天我們學校和人家賽球哇，你猜一猜，那邊敗了？喲！我為什麼聽不見你的回答？是了，你是不知道的，今天真奇怪，我們敗了，整整輸了一打半呢！哈哈！我回家的時候，太陽已經落到窩裡去。小弟弟看見我，叫了我一聲“大姊”，這真奇怪了，他今天為什麼這麼高興？過節麼？節是沒有甚麼意味的。什麼也不是，管他呢，進去吧！母親不是說今天要做好東西給我們吃麼？是的，明天要過節了。桌上放着一瓶酒，拿過來倒一盃吃！喲，這麼一點酒，那能夠我喝的！斌姊！從前我在六七歲的時候，正是我愛喝酒又愛哭的時候，天天喝個醉，醉得不省人

事，便睡了。不許我喝，便哭。哦！哭夠多麼神秘呵，誰也不知道我的意思！一般人們，只是叫我，“哭娃娃”，我天天都要溫習我這哭的功課，久了，人們更不知道我心靈中的神秘了。濃濃的香酒，八九年來未喝過了，我今天好似覺悟了一般，拿着酒瓶只是倒。不過今日的酒太淡了，爲什麼我喝了這許多還不醉。醉時的快樂，哭後的微笑，今天真不能得到麼。哦！斌姊，你等一等，等我再喝一盃，不然，我真寫不下去了！喝呀！喝，酒是最好不過的，我喝了酒，便想起許多小時候的光景來，真的！童年真易過！我從前不是愛哭麼？爲什麼現在却被世情所拘，不能哭了。哦！奇怪！不過酒是不能不喝的，不然，我幾時還能再當一個愛哭就哭，愛笑就笑的小孩子？哦，只有醉時吧！斌姊！你願意哭麼？我最希望你在哭中得着一點真實的安慰！是的，這裏的酒沒有家鄉的酒香呢，哦，家鄉的酒呵！幾時我能再喝你？今夜月色真好，但是我不能在院子裡，因爲我喝得有點兒醉了，月亮看見我，一定要發笑的。再見！再見！

八月十四夜

羊跑了

李錦琪

鈴兒一跳一跳的從院子跑到書房裏，對他姊姊說道：“姊姊，羊跑啦，羊跑啦，羊哭啦，我和二哥在媽媽屋裡玩小皮狗，洋娃娃，大哥從外面進來，不教我們玩，說那是女孩子玩的，教我們上院子裡跑圈去，二哥不幹，要在屋裏玩，大哥又不幹，我說過

人家玩，二哥又不幹，正在吵鬧時，媽媽來了，我們就叫媽媽給我們想個玩的法子，媽媽說：‘你們聽着，不要吵，叫大哥當牧童，二哥當羊，牧童捉羊。你最小，跑不動，當農夫’。我們聽了這個玩法，都很喜歡，於是就在院子裏跑開了。大哥偷了姊姊的簫吹着，可是怎麼也吹不響。二哥拿了爺爺的水煙袋，叫我含在嘴裏，蹲在樹下，不要動；不然，就不像農夫了。可是姊姊啊！那個煙袋嘴再也放不進嘴裡去。姊姊，你知道嗎？那煙袋裏的水，又苦又辣。一會大哥跑來問我：‘小農夫，你看見我跑的羊沒有？’我說：‘有在那兒呢！’二哥哥聽了就跑。大哥喊道：‘不要放走了羊，拿呀！拿呀！’我也跟着他們，一塊兒跑呀，喊呀，不想一頭碰在羊的嘴上，羊哭啦，牧童溜啦，我也嚇壞啦。”

雨中幻想

齊倫

深靜的夜中，只有大雨嘩喇嘩喇的下着。此外呢！什麼聲音都沒有。這樣的雨天，我一個人坐在林上，不由的胡思亂想起來。

我想雨下的這樣的多，呀！院子裡的水都弄滿了，那時我就當一個漁父，天天在那兒划船，天天在那兒釣魚。

要是雨下的更大了，把我冲到山裡，那裡有許多的桃花和田地，白天的時候我愛種地就種地，不愛就在茅屋裡歇着。到了晚上，仙女把我領在月宮裡，裡邊有許多仙女在那兒跳舞，她們看我來了，一定歡迎我，我就和她們一起跳舞。嫦娥坐在月

台上，笑着看我們多有趣哇！我玩够了，便叫仙女領我下來。

我又想四面都是水，沒有道路可走，那該怎麼樣呢？那時我一定祈禱老天爺送我一隻仙鶴，我可以騎在仙鶴的背上，東飛西跑，把世界遍遊到了。我再讓仙鶴領我到一個沒有人的世界中，只有我最親愛的母親安慰我，許多的花草陪伴我，我睡在山頂上，微風吹過來吹過去的，唱着歌兒給我聽，使我忘記了一切愁悶和煩惱，並且世界上一個人都不知道我。

呀！雨還是不住的下呢！不要夢想了，快睡覺罷！

別外祖母

潘家鳳

呀！天漸漸的黑了，原來日已西墜，又到黃昏時候了。手中的書也模糊的看不清楚了，眼前所見的，都變成了淒慘悲哀的幻影。

此時萬籟都靜，只有月姊在雲際裏等着接任，還有我的腦子也很忙的在那裏進行他的工作。他可是不直走又回去轉動我所不忍轉動起的機關來。這時我的目前現出一段景致，同着幾位姊姊跳跳躍躍的到我外祖母家去。不多時已到了，走進門時，就聽見她們喧嘩聲，順耳就聽見舅母在那裡說：「他們走了要冷靜不少呢，我到很捨不的他們去。」我們聽了都莫明其妙，還不知說的誰要走。急至一問呀，不好啦！我的難期到啦，原來我舅母今天到我家去的，（我父母都住在自己家裏）聽見我母親說：「因為我們學校快開學了，母親又有事不能送我們回去，所以托了一位親戚先送我們回

北京讀書。」我聽了這話好似腦袋上打了一個霹靂一樣，立時許多的惶恐、留戀，怕苦的情緒滿佈於心中。

又要補考，不知能不能及格。在這裏二個多月，書沒有翻一翻，功課不知跟的上跟不上，叫我這時拿什麼法子來解決他？叫我心中害怕不害怕？

許多姊妹，好容易都熟識了，而且十分的要好，都是同吃同睡同起，現在一旦就要分離，怎不使人悲痛。

我的外祖母已經六十多歲了，常常對我的慈善可愛的臉兒，幾時再能享受！我此時思前想後，心似刀割，恨不得大聲哭出來才痛快。

那幾位姊姊也都哭喪着臉兒說道：「那兒不可以讀書，幹麼非得到北京去讀！」彼此議論了半天，總是也沒有想出留住我的法子來。我只是呆呆的坐着，心中胡思亂想的想不完。我外祖母只是撫摸着我的頭說：

「你明年暑假再來。我是一年不如一年，亦許再隔幾年就要不見你了。」說着眼淚就滴了下來。我聽了，這樣可怕的話，忍不住就哭起來了。舅母陪着哭道：「快點兒，不要哭，那有什麼，只要你明年再來，不是一樣的麼？你讀好了書，賺了錢給好婆用，更喜歡呢。」（外祖母俗稱好婆）外祖母也隨着說：「對啦！你要賺了錢給我化，我夢裏都要笑醒呢。」我說：「賺……」

忽然眼前一亮，原來已經上燈了，老媽子在那裏叫吃晚飯，我的心仍跳個不住。

離鄉的一天早晨 孫寧世

月兒慢慢地西下了，灰色的天空，東

面已露出淡紅的顏色來，黑幕也一步步的往西退去，一會兒美麗的晨光，已佈滿大地了。

我對行李站着，牽着我父親的手，那時我心裡十分的歡喜！想道：北京是我國的首都呵！那裡一定有很高的樓房，很闊的街道，同在半空行走，比飛還快的飛機呵！到了那時，我可以大開眼界了，多麼快活呀！心想到此，恨不一步就走到北京纔好呢。

從後院裡發出我姑表姊妹的哭聲，她們都是捨不的同我們分離。我的腦海裡，又起了一層思潮，想道：我上北京，不是要同耀雲弟弟分別了嗎？不是要同五弟，六弟，三姐，四姐……分別了嗎？以後同我玩的人不是少了嗎？那我多麼寂寞呀！唉，這可怎麼好呢？心中一酸，不覺落下淚來。

一會兒，我們都已站在江邊的一隻渡船上，行李堆在艙裡，遠處的雲烟，錦繡似的佈在半空，幾隻燕子在那兒穿簾似的飛着，幾個小麻雀在松林內不住的叫着，都似乎歡送我們出發一般。

一道孤烟，高冲霄漢，一隻輪船嗚嗚的愈行愈近了。我心中又想道，這不是叫我同耀雲分別的惡魔來了嗎？我一定不去坐牠。不，我纔坐過一次輪船呢，我再去坐坐，開開心也好。那時輪船已停了，渡船便往那輪船停的所在，一經走去。到了那兒，一抱就把我抱上輪船，就是我不願意去，也不由我了。

我們都上去後，但聞汽笛一聲，離開我親愛的故鄉去了。

我的學校生活談 陶世堉

我在六七歲的時候，真是一點知識沒有，渴則思飲，飢則思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沒有朋友交際的事，每天糊糊塗塗的過去，就算罷了。

等到入了學校讀書，見聞一天一天的多起來，知識也一天一天的增長，我這時候的生活，與從前那乾枯的生活，比較起來，就大不相同了。

從此以後，每天上課聽先生的講解，下課後，與同學互相切磋琢磨，或談談笑話，講講故事，看看什麼報紙啊！殊覺愉快。

除了這些事情之外，那快樂的時候，便是和諸同學打球，賽跑，跳高，踢毽子，練習體操等的遊戲，我每天在學校裡，差不多都是如此，所以我的心中常是很歡喜的。

我們如果每天在家中，除飲食之外，書也不讀，對於有趣遊戲，絲毫不理，只知終日要吃的時候就吃，要眠的時候就眠，一身就如此終了，和草木鳥獸同其朽腐，那真是一文錢不值！這種生活要和我們學校生活比較比較，不知要差多少倍哩！

可敬愛的同學們！你們想想，究竟度那樣的生活好？

綠野 堯松

綠草地上躺著，
呵！蚱蜢落在我身上了。

轉過身來
這邊也有紫的苦菜花。

雖然是荊棘的花
也自有宜人的芳香。

嚶嚶 儘向着頭邊鳴的蜜蜂，

似曾相識。

蒲公英的花這兒那兒的開着，
蝶兒，您請坐，我們都是鄰家。

飄着紫纓的“玉麥”的葉兒上
試唱新歌的稚氣的蟬兒呵！

蝨斯悄悄跳過去，
穀葉兒儘在擺動。

颯——風來了，
一片田禾的笑聲。

絲絲地陽光透過了密綠的樹林，
我在息息地呼吸着。

長伸兩腳，
誰似我野人的偉大呵！

便是打個舒伸，
也自覺有點豪意。

驕地站起來，很響的唱了一聲，
自己也說不出爲什麼。

遠遠地山音的回答呵！
除非能了解。

牛羊漫散在半山上，
牧童們只管賽鞭。

閃耀在夕陽下的明河，
我的故人！

清風片片，悠然望着閑雲，
閑雲是在天邊呵！

二五，九，一九二五。

秋月

王誠芬

光明的月兒，
斜掛在青翠的柳梢，
儘吐她那千古不盡的清輝。
有時她的影子
映在池塘裡，
和水晶般的閃爍着；
若有個鴨兒撲去，
她便像玉鏡般的破碎了。

十月三日下午四時，本校爲法文教員 Madame Borrey 返國，特開歡送會，并贈銀盃一隻。是日 Monsieur Borrey 及新聘法文教員 Mademoiselle Curchoe 均與會。

本校附設夜校已于九月二十日開課，共兩班。

體育部報告 九月十四日，本校童子軍成立，共五十六人，分三隊教練。每星期一，四下午四時半至五時半，爲授課時間。又自是日起，本校網球隊，籃球隊，定於每星期二，三，五下午四時半至五時半在大操場分組練習。

圖書館通告 茲將本館新到中文書籍擇要公布於下：—

1. 琳琅秘室叢書 32本
2. 船山遺書 112本
3. 詩話類編 16本
4. 仙里塵談 12本
5. 兩漢博聞 12本
6. 隋唐演義 20本
7. 朔方備乘 24本
8. 經苑叢書 50本
9. 寫心雜劇 6本
10. 毛西河合集 50本
11. 四書訓義 28本
12. 咸淳臨安志 24本
13. 彭注五代史 40本
14. 唐四家集 4本
15. 常州先哲遺書 62本
16. 金陵叢書 128本
17. 紹興先正遺書 48本
18. 唐宋詩本 40本
19. 木屋軒叢書 40本
20. 坦園全集 60本
21. 李明仲營造法式 8本

本 刊 合 訂 本
第 一 輯
現 已 出 版
每 本 價 洋 三 角